



执业四十年的粤剧戏服师 秦志力：为把粤剧带去更广阔天地 出一分力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图/受访者提供

亲历过粤剧的跌宕起伏，如今正迎来它跨界创新、跨地域传播的大潮

2月18日-22日，广东粤剧院一团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山口镇苏木山英罗村，展开为期五天的春班演出。首日演出的是传统大戏《六国大封相》和新编剧目《德国夫人》，随着夜色转暗，舞台两侧“升”起黑压压的人影，远处路灯都被遮掩了。

晚上7时15分开场，台前锣鼓喧天，幕后忙不迭。“力哥，换衫！”挂满戏服的铁架后伸出一双手，轻抽出一件圆领褂，正衣领、捋水袖、系玉带，动作娴熟，前后不过十秒钟。广东粤剧院一团的戏服师秦志力高声道，走起路来像一阵风，在春班后台忙得，不时在服装台、衣架、铁箱之间往复穿梭。

“一台戏有五六十套服装，有些甚至过百套，所有服装都要提前准备好。人一进来就要换衣服，导演是按秒表来计算时间的。”秦志力说，行内流行“宁穿破，不穿错”的说法，若忙中出错，会直接影响戏的品质。戏服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984年，高中毕业的秦志力在其伯父、广州市粤剧院编创室中英的介绍下进入广东粤剧院工作。他做了十年的道具管理和设计，后调入服装部门工作至今。勤力能干、低调善良，这是团里不少演员对他的第一印象。

有空，秦志力就从后台爬下梯子，挤过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在舞台一侧探头看戏。“一条杠做戏，十里八乡都来看戏，和当年一样热闹！”四十年前春班的场景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壹 管好粤剧演员的“第二张脸”

贰 粤剧戏服创新改良已成趋势

“春班”，顾名思义是春节期间戏班下乡，为乡亲们献戏演出。作为珠三角及粤西地区独具特色的民俗，粤剧“春班”的火爆，足以证明部分粤剧团体乃至粤剧行业、粤剧文化受民众欢迎的程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莞外来人口多，每年都会请剧团做春班。珠三角一带的春班场次，直接影响整个剧团的全年营业额。近年来湛江、茂名等粤西地区乃至广西看春班的人也多了。”秦志力说，以前大多数村落都是黄泥路，搬运服装的解放牌货车进不了村，村民们提前等在村口，用拖拉机将一箱箱服装拉到台下。

“以前一辆货车就能装下所有服装，现在足足装满五辆货车。衣服越多，戏服越齐全，演出越丰富。”秦志力说着，弯腰从过道上的箱子里拿出一摞戏服，摆在长桌上逐一摊开。

戏服是演员的“第二张脸”。粤剧舞台上，如何让演员们这张“脸”光鲜亮丽，看似简单，实则处处有门道——粤剧戏服大小种类加起来逾70种，传统大分为蟒、靠、海清、海长等。

“光是把粤剧戏服的基本门类记熟，就要几个月。”秦志力回忆，有时候仅主角一人就有七八套服装，一套服装还要重复用几场，入行初时难免“出岔子”，只能苦学多练。

粤剧服装的样式与行当、剧中人物性格变化息息相关。戏服师不仅要管理好服装，还要懂戏剧戏曲文化的特点，设计出能够显示人物身份、性格特点的服装。

“这一套是古代书生穿的‘海清’，原是不束腰的。而文官袍是富家公子或有一定官职的文官穿着，一般是束腰的。我们将两种服装结合起来，根据角色需要改成束腰的海清装，使人看起来更儒雅。”又如粤剧《范蠡献西施》讲述历史名将范蠡和西施的传奇故事，秦志力曾参与该剧的服装改良设计，剧中主角范蠡的大夫帽正是经他一针一线制作而成，即是为了这一服装道具更能贴合人物的气质。从茂名“追剧”到广西的戏迷告诉记者，今年茂名的春班现场演出了这个剧目，台下戏迷备受感动，跟着唱和，一声比一声高，“水烟飘，月西坠，泛轻舟一叶寻觅我和你……”

文汝清说，今年共有四个粤剧院团的春班排演了该剧，广东粤剧院一团从服装设计、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市场化改良，在艺术审美上发挥着引领作用。

除此以外，管理戏服并帮助演员快速更换戏服、服装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急着用的戏服挂在近身的衣架上，有的需要熨烫平整；远处铁架挂的是下场戏要用的服装；用完的服装则要用吹风机吹干，再分类装进铁箱。”

从下午5点多演员进场，直到晚上11点散场，秦志力的手脚几乎没有停过。记者好奇戏服为何需要逐一吹干，他回答道，戏服不能洗，水洗会冲走衣服上的浆水，使其变软、不够硬挺，也可能导致上面的绣花褪色。

“以前的粤剧戏服大多是真丝做的，一般请广州状元坊戏服厂、汇涛戏服厂的师傅量身定做，手工绣金银线。”秦志力说，随着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对戏服颜色搭配、绣花样式更讲究。“现在的戏服售价比八九十年代高出十倍，以前订做一件蟒袍大概三千元，现在要三万多元。广州做戏服的师傅越来越少，经常要到上海、北京、杭州等地定做。”

伴随服装成本上升的还有春班戏金。“现在做一场春班少则几万元，多则十余万元。老百姓爱看戏、舍得看戏，演出到哪个环节，该唱哪一句词、该做哪个动作，许多村民都一清二楚。”广东粤剧院一团团长文汝清说，春班最先感知广东民间文化市场的“春江回暖”，助力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培养和寻找更多喜爱粤剧的观众。

“现在越来越多新编剧目需要设计戏服，挑战最大的一次，是为《决战天策府》设计戏服。”秦志力介绍，该剧新编粤剧由广东粤剧院和《剑侠情缘网络版叁》游戏团队联合出品，也是首部“网游+粤剧”的试验戏剧，曾获“2015年中国传统戏曲票房”及“2015年中国新创传统戏曲票房”双料第一。

尽管游戏《剑侠情缘网络版叁》已有成熟的游戏角色和服装，但游戏服装并不完全适用于粤剧舞台演出。“我们将每个角色的服装分解出来，在不改变原作的基础上，尽可能让每处衔接都自然、合理。”经过十余天的努力，他带领团队完成画好整部剧所需的戏服图样，“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内心颇有成就感。”

今年春班，《德国夫人》《白蛇传·情》等新编剧目首次下乡演出，所到之处迎来当地民众的掌声与喝彩。在秦志力看来，粤剧戏服的创新已成趋势，尤其是结合审美、改造等系统性的视觉升级。“很多新编排的大型剧目会请专门的设计师来设计，既是粤剧走向现代化、年轻化的需要，也给传统戏服师带来了一定挑战，因为实践的机会变少了。”

叁 根脉在民间：『广东粤剧无淡季』

肆 戏服为媒播撒粤剧种子

每晚三小时，演足五天；每天春班演出谢幕时已将近11点。秦志力逐一接过演员们卸下的服装，先前的锣鼓声变成吹风机的呼呼声。

“我还记得几十年前下乡演出，都是在舞台直接打地铺，自己搭床板。有几次在学校附近做大戏，我们住在空教室里，四张学生桌拼成一张床，自己带被褥、蚊帐。也试过睡在祠堂里，没有床，只能睡地板。”回忆起早年下乡演出的场景，秦志力历历在目，剧团里数十人同吃同住，建立起深厚的情感。

如今看来，曾经的艰苦或已成过去，但他对粤剧的热爱未随岁月流逝而消减。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场场爆满的广州文化公园红星剧场、百花剧场，到上世纪末，粤剧受电视剧、电影等娱乐方式冲击而陷入低谷，再到如今的跨界创新、跨地域传播，秦志力亲历粤剧盛极一时的

近两年来，除了日常的戏服管理、设计与推广工作，秦志力还积极投身粤剧文化的传承与推广工作。2017年，广州图书馆曾携手广东粤剧院举办过“粤剧知识讲座”，他被邀请作为主讲嘉宾讲解“粤剧服饰”。

2021年1月，他以专家身份为《粤剧表演艺术大全》舞美卷服装篇撰稿。同年4月，他受广东粤剧院委托撰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粤剧”服装篇的有关条目。他希望更多年轻人通过华丽精致的粤剧戏服，接触粤剧、爱上粤剧。

其实，这种以戏服为媒播撒粤剧种子的实践，早在二十多年前的一次春班演出已悄然发生了。

1996年，11岁的玉龙意外闯进春班后台，“撞住（粤语：撞着）鸡翅，满嘴油腻地打算洗手，回头遇到了师傅陈奔，像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他口中的“师傅”是时任广东粤剧院一团副团长陈奔，陈奔发现年纪轻轻的他浓眉大眼、长相俊秀，当晚便征得他父母的意见，推荐他到广东粤剧学校进行系统性的粤剧学习。玉龙回忆，

风华时刻，也见过它式微落寞的光景。

“好在乡村的粤剧群众基础深厚，拥趸众多，我们尝试多走出去，把粤剧带到更广阔的田间地头，唤起人们对粤剧的那份记忆。”今年人气爆棚的春班，让秦志力想起了四十年前村民们跨过禾田、走路来看大戏的那段时光。

“广东粤剧无淡季”，在他内心，虽然起有落，但粤剧始终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符号，它之所以能够深扎乡野根基，于口相传中流传千年，在于岭南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韧性和生命力。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苏木山英罗村的粤剧春班一晚上吸引了3万余观众现场看戏，除了广西本地市民，还有从新疆、上海、香港等地前往“追戏”的戏迷。广东粤剧院院长曾小敏表示：“粤剧的根脉在民间。春班的繁荣，见证了粤剧传承、推广的成效，也让粤剧人对更好地传承发扬粤剧更有信心。”

当年的他渴望粤剧舞台的理由简单纯粹，“台上的演员身披铠甲，很帅很霸气。”

两年后，13岁的玉龙成功考取广东粤剧学校。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他从曾经坐在红色胶凳上看春班的孩子，摇身变为台上唱戏的中坚力量之一。

“目前，广东还没有专门开设粤剧服装设计专业的学校。很多戏服师是粤剧院团里原来的演员转岗来的，他们没参加过相关专业的进修学习，缺乏理论基础和创新意识。”秦志力表示，现在粤剧戏服行业所面临的瓶颈在于人才断层、青黄不接，由于服装管理及设计较为辛苦、烦琐，很少年轻人愿意、喜欢做，“这也不仅仅是服装部门，整个戏曲行业都面临人才传承困境，关键在于找到新的观众。”他说。

2月22日晚的春班演出，是广东粤剧院2025年春班的最后一场。演出过后，秦志力和一团的其他演员将一箱箱道具、服装等物资搬上车。粤韵余音未散，春风沉醉的乡村里，粤剧人带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传统文化的热忱奔赴下一个舞台。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祝《哪吒2》“愈演愈烈”

《哪吒2》票房突破百亿元了，我算是在末期贡献了一张票。该片效益上的巨大突破的确值得祝贺。不过，当我们说一部电影的时候，当然不是，至少不只是说一个工业、商业事件，它首先至少同时是艺术。票房能完全代替艺术吗？不能。那我作为一个自己买票看过片子的观众，也就想谈一点观后感。就像一个食客可以对饭菜质量发表意见一样。

想象中，动画大片，又是取自中国传统神话题材，那应该是很唯美的感觉。其中的许多场景也确实给人这样的视觉冲击。但没有想到的是，一些元素的利用也真让人不知如何评价是好。传统上我们认为不能进入艺术的东西，很奇怪地在影片里“合理”存在。排泄物不断被提及，而且还出现在镜头里，鼻涕也被“具象化”了。连动物的屁都是有形状而“可视”的。这些一定是绝大多数观众觉得舒服而且欣然接受的吗？玉虚宫里的马桶再高级也是有特殊用途的，不出两分钟居然又被当作餐具端上来，喜剧感真是能被创作出来。掺了哪吒尿的“饮料”居然被赞为“浓郁”。

这样的创意也显然不是“原创”。如此“浪漫”，第一个写出的是创造，第二个开始都是摹写。而且，那伙“阐教教主”就一定一定是反面角色，不用后面的情节反转，仅此即可预判。

至于全片的战争场面，其空间的漫无边际，飞速的毫无限制，完全是神话级的神话制作。“人海战术”的运用，“捕妖队，杀”的一声令下，天堂图书馆的架子上飞出无以计数的天兵。场面没办法再“恢宏”了。张艺谋看了也只能望尘莫及。

除此之外，故事推进中的叙事逻辑也让人偶有疑惑。仅就哪吒的“肉身”问题就似乎还少了点逻辑上的周全。强调哪吒的血肉之躯，这可以让其中的母子情、父子情更有感染力，这与其在烈火中不断淬炼、百炼成钢的无敌形象之间，是不是应当有更合理的自洽证明？方言俚语的应用，让故事增添了许多额外的喜悦。四川话、天津话、山东话等等，据我在影院观察，这些腔调引起现场观众的哄笑似乎是最多的。这种效果的意外产出，不但是相声、小品的必备手段，也是许多电影刻意要去尝试的效果。一点观后感而已，祝影片愈演愈烈！

【梅川随感】 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西湖的梅

中华书局去年12月出版的陈引驰著《文脉的演进》，大抵32开精装，厚达540余页，拿在手沉甸甸的。这其实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书名就别致。

复旦大学中文系有写文学史的传统。较早的有赵景深著的《中国文学小史》，1928年由光华书局推出后，先后印行二十余版次，应是其著作中印次最多的一种。其后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一再修订。改革开放后，是颇获好评的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现在，《文脉的演进》问世了。

作者的学术视野敏锐而宽广。老一辈学者写中国文学史很少引用外国理论，《文脉的演进》就不然，对古今中外的引用多而且自然贴切，从观念到传播到场域，均有所涉猎。又如书中写到现代诗人戴望舒，就特别指出其名字“望舒”是指月亮，现代文学研究者可能也未必知晓。

在我看来，讲中国文学史，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能否自成一家言。像此书这样从上古到近世一路讲下来，不仅让读者有所得，也让读者有所思，这就很难得。特别是作者鲜明地提出了中国文学的“三个轴心时代”。第一个“先秦时代”，写得最详细；第二个“中唐到唐宋之交”，写得提纲挈领；第三个“近现代到新文学兴起”，虽然篇幅最少，但鞭辟入里，又有详注，对古典文学与近现代文学关系的辨析，对翻译文学重要性的

【拒绝流行】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不要跪倒在技术面前

了零失误率，这一现象引发社会关注。AI浪潮之下，有网友对人工智能服务新闻工作点赞，也有人在留言区发出“播音专业学生碎了”“有了数字主播，真人主持人过完年后还有班上吗”等感慨。有媒体新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已有播音专业学生因感到压力而更替了考研方向。

一看到“AI播报零失误”就吓得更换考研方向，好像这个专业所有的核心素养、培养技能、职业追求就是围绕“零失误”，这是对一个个专业的矮化认知。“AI播报零失误”对这个专业也是一种反向测试，在“避免口误”这种技艺上，机器人有某种超人能力，如果主播只把自己当成一个读稿机器，那么这个工作应该交给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不断突破，它的应

【不知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阅读，时刻都是选择

没有阅读选择的时候，比如只能读几本书，你爱读的也是大多数人爱的。书海浩瀚的时代，细分了你的选择，注意力被前呼后拥的杂音生存挤压，被时光雾水浸透，自然筛选、遗忘、递补，留下的自然就烙印上个人情感际遇的种种痕迹，可能不足以说服别人，而只能用来珍藏自己所爱。最后都不肯放弃的，可能才是真爱。

“阅读”的途径、载体和内容，在今天迭代如此迅速，如果不是为了某种功用“速读”，我们用检索来迅速抵达阅读结论，省略掉烦琐的亲身经历过程，可能不致浪费时间，但也可能错过一次与众不同的沉浸。佛经里有“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典故，选择，或许也是没有高下，只有彼此不同。

那些电影和戏剧，聆听便是观看的重温。阅读那些剧本时，想象也曾异常活跃。女儿自小就经常被我带去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都看了两遍。隔了几年时间，“段子”和细节已有点忘记，记得的是其中的一项互动：就等着那两位演员从小剧场观众的座椅上蹿过来，打开下面观众的包包，尤其是女生的包包被打“公示”，一边奚落着其中的“内容”……

“阅读”的途径、载体和内容，在今天迭代如此迅速，如果不是为了某种功用“速读”，我们用检索来迅速抵达阅读结论，省略掉烦琐的亲身经历过程，可能不致浪费时间，但也可能错过一次与众不同的沉浸。佛经里有“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典故，选择，或许也是没有高下，只有彼此不同。

办办公室的小朋友，去现场看电影看戏，还是先读剧本？说，去现场啊。于是回想曾经狂热地喜欢从广播里听电影录音剪辑，那几位“翻译腔”的音色，如此动人。那些声音是塑造形象的，加上“丝滑”的转场描述与对话——电影场景因此几乎可以复置上，相比机器有没有优势？

没有阅读选择的时候，比如只能读几本书，你爱读的也是大多数人爱的。书海浩瀚的时代，细分了你的选择，注意力被前呼后拥的杂音生存挤压，被时光雾水浸透，自然筛选、遗忘、递补，留下的自然就烙印上个人情感际遇的种种痕迹，可能不足以说服别人，而只能用来珍藏自己所爱。最后都不肯放弃的，可能才是真爱。

【杏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对症才能下药

每当阿韵向朋友忆述这一件事时，内心还是有火烙般的痛楚。她的独生女凌凌，自小不爱与人接触，每回到人多的地方，便显出高度的不安，身子扭来扭去不说，还经常要求母亲早点带她回家。问她原因，她又不说，只一味扯着母亲往外走，好像发现屋里的色彩，每一道色彩，都像索命的绳索，勒向她、投向她、飞向她的“孤独症”。有朋友因此给阿韵出主意：应该“以毒攻毒”，让凌凌多接触人群，也许情况便会好转了。阿韵从善如流，然而，事与愿违，凌凌的表现每况愈下——人越多，她便越反常，有时甚至会用手掩着双眼，尖声叫嚷，挥拳踢脚；而最坏的情况是，凄凄惶惶地夺

门而逃，弄得宾主皆尴尬。阿韵彻底没辙了。后来，有人看出端倪，劝阿韵带凌凌去看心理医生。医生确诊凌凌患上孤独症，经过药物与心理双管齐下的积极治疗，凌凌终于能够以较为清晰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了。她告诉妈妈：每回到人多的地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杂音和噪音，便会化为一束束、一圈圈、一束束繁复的色彩；每一道色彩，都像索命的绳索，勒向她、投向她、飞向她的“孤独症”。有朋友因此给阿韵出主意：应该“以毒攻毒”，让凌凌多接触人群，也许情况便会好转了。阿韵从善如流，然而，事与愿违，凌凌的表现每况愈下——人越多，她便越反常，有时甚至会用手掩着双眼，尖声叫嚷，挥拳踢脚；而最坏的情况是，凄凄惶惶地夺

心难难抑的阿韵语重心长地表示：“孩子行为异常，必有原因，父母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为她和她硬碰硬地对干啊！”

心难难抑的阿韵语重心长地表示：“孩子行为异常，必有原因，父母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为她和她硬碰硬地对干啊！”

【夕花朝拾】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德国人管理的“中国大酒店”

南斯拉夫《政治报》驻京记者兰契奇自1974年便开始在中国工作生活。1982年，他来广州访问，下榻东方宾馆，却对宾馆的服务十分不满：明明应当早上送来的咖啡却迟迟未到。他询问服务员，却被告知：“忙不过来，中午给你送好吗？”

上世纪80年代初，现代酒店管理模式还未在中国真正普及，在广州这个对外开放的门户，酒店服务与外来商客之间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在这一背景下，1984年6月10日，由香港合成发展有限公司直接管理、广州羊城服务发展公司合作经营的“中国大酒店”开业，酒店最特别之处便是将管理权直接交给港方，由双方聘请的德国人卜格担任总经理。在卜格的管理下，中国大酒店推行自由聘任制与员工培训制，打破大锅饭式的劳动人事制度，废除了中国传统酒店中的值班室（卜格称之为“睡觉台”）。一系列措施之下，开业后第一年中国大酒店全年营业总额已达到1.2亿元，经营利润4000多万元，上缴国家税金900多万元。中国大酒店的管理顺应了彼时破除“大锅饭”的改革潮流，迅速成为全国酒店学习的标杆。

【西湖的梅】 图文范昕

西湖的梅

初春时节，在杭州西湖的满觉陇散步时，正好下了一点小雨，“将疏尚密微细雨，似暗还明远如烟”，心里感叹总是在不经意间遇到最好的景致，蜡梅的香味也比平时更加馥郁动人。举起手机拍照时，恰好一群飞鸟掠过。

【随手拍】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西湖的梅

初春时节，在杭州西湖的满觉陇散步时，正好下了一点小雨，“将疏尚密微细雨，似暗还明远如烟”，心里感叹总是在不经意间遇到最好的景致，蜡梅的香味也比平时更加馥郁动人。举起手机拍照时，恰好一群飞鸟掠过。